

陈州笔记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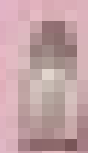


孙方友 著

蚊刑·媚药

河南文艺出版社

新洲医药集团



蚊州·媚药

蚊州·媚药

新洲医药集团

陈州笔记系列



孙方友 著

蚊刑·媚药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蚊刑·媚药/孙方友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1

(陈州笔记系列/墨白主编)

ISBN 978-7-80623-870-7

I. 蚊… II. 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76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670 毫米×1020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70-7

开本 16

印张 9.75

字数 132000

印数 1—4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共三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1999年在陈州又采访到了好题材,有点儿“喜形于色”

灵、异、疯、怪、奇
生、旦、净、末、丑
皇天恨 厚土情
人生一场戏



序

孙方友出生的时候,尽管连年战乱,但颍河里的航运依然繁忙。从千里之遥的南京到上海,那个生养孙方友的集镇不但是当地的物资集散地,而且是民间说唱艺人乐意光顾的场所。农闲的时候,身背简单乐器的民间艺人乘船而来,说上十天半月之后又乘船而去,他们走一拨来一拨,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地赶,不停地做着营生。在秋高气爽月光明媚的夜晚,如果碰巧了,镇里的街道上就有四五个艺人在说唱。从河南坠子到山东大鼓,从木板大鼓到山东琴书,甚至还有来自豫西和皖北的艺人,他们往往唱的是河洛大鼓和凤阳花鼓。这些艺人说唱的内容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呼家将》到《岳飞传》,从《三全镇》、《金锁镇》、《大红袍》、《响马传》、《蓝桥会》到《包公案》,从《梁祝下山》到《白蛇传》,几乎无所不有。在那些被夜色所朦胧的面孔里,幼小的孙方友往往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听众之一。因此,露水常常打湿他的眼睛和耳朵。

即使在“文革”当中,这种简单的说唱艺术在那里也没有绝迹,仍在地下流行。

毫无疑问,孙方友的文学启蒙是从民间的说唱艺术开始的。但,对孙方友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地方戏剧。

位于豫东的淮阳县,是历史上的陈州府地,也是产生和汇聚地方戏曲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豫剧、越调、太平调、怀梆、二夹弦、四平调、曲剧、道情等等,这些不同的剧种,每年都会光顾孙方友幼年生活的新站镇。那些戏剧艺人不但带来了更为直接的视觉艺术,而且戏剧里所讲述的故事更宽泛,更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孙方友不但熟悉戏剧里的故事和人物,而且能吟善唱,由于对戏剧艺术的热爱,他首先成了一名曲艺演员,不但能说山东快书,而且会说相声,然后,他成了镇剧团的一个名角。但他饰演的不再是传统剧目里的才子佳人,而是样板戏里的反面人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因饰演《白毛女》里的穆仁智、《红灯记》里的鸠山而名扬乡里。

如果说戏剧说唱等不同形式的艺术对孙方友产生了启蒙和影响,那么,他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存在着的文化基因和观念,对他的渗透则是自然的,无意识的。

那个靠着颍河的集镇有着十分特殊的文化土壤。在镇子西街,不但有一座明朝宣宗年间的寺院,一座明朝世宗年间的山陕会馆,而且出了集镇的东门,在颍河边上,还有一座洋牧师为船民和商贾修建的小教堂。这个集镇上的人口虽不足三千,却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信伊斯兰教,每当教民到镇西街的清真寺守礼拜的时候,镇里的汉民则会赶到距镇子四十里的县城去太昊陵进香。1949年以后,虽然镇里的小学已经不讲“四书”“五经”,但那棵老槐树下的杏坛仍在,站在讲坛上的老师虽然已不是私塾先生,但他们偶然还会讲起陈州城里孔子当年被困的弦歌台。站在万亩城湖边上的人祖伏羲的陵墓上,如果天好,说不定就能遥望到离陈州府不足百里的老子的故乡。从幼年到青年,孙方友沐浴在各种文化的气息之中,出了西门进东门,自然而然地接受那种已经杂交的文化对他的浸染。

如果说那块有着丰厚的文化库藏的土地,为孙方友后来写“陈州笔记”奠定了基础,那么,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则使他身上所流淌的血液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陈州笔记”的大门。

孙方友初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而他中断学业回家务农。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学会了所有的农活。犁、锄、耨、耙,扬场放碌,喂牲口挑大粪,这些体力活对一个农家的后代来说算不了什么,而真正对他的磨砺是来自精神的层面。由于家庭的某种原因,孙方友成了“可教子女”。失去了政治地位,他既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也没有参军的资格,就连恋爱的对象也和他分了手。他拼命挣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却成了偷听敌台的嫌疑犯。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孙方友逃到新疆当盲流。在石河子,在奎屯,在伊宁,在察布查尔,在霍城,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几经生死。那种无意识的、不可回避的对于生存的苦难和精神的痛苦的体验,对后来写作“陈州笔记”的孙方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阅读“陈州笔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可以这样说,我阅读“陈州笔记”的过程,就是“陈州笔记”的写作过程。“陈州笔记”里的一些著名的篇章,比如《雅盗》、《蚊刑》、《泥兴荷花壶》、《女匪》、《神偷》等等,我都是第一个读者。就我本人的阅读感受,在艺术上,我认为“陈州笔记”的叙事在如下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特征:

一、故事情节的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里的一波,是水,指的是故事,而三折,则是浪,是推动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故事是“陈州笔记”里小说的母体,而故事里的人物,常常被推向生存的绝境,在浓烈的悲剧氛围里,到处弥漫着传奇的雾霭,情节一环套一环,细节一个跟一个。孙方友之所以能在不多的文字里表达一个沉重的主题,就是因为有一波三折的故事。我们读“陈州笔记”,就好像在听一个面目不清的人讲故事。我们看不到讲故事人的面容,但又时时感觉到他的存在,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可又仿佛近在眼前,他对你娓娓道来,讲一波三折的故事,这就是“陈州笔记”的叙事立场。一种在故事中变化的立场。

在“陈州笔记”里，我们看到的是故事本来的面目，没有作者主观的评判，是与非都隐藏在故事里。但是，没有评判并不等于没有立场，作者把自己对生命的感受寄托在小说里的人物身上，把自己的爱和恨都埋藏在小说悲剧的氛围里，并以一波三折的故事，来承载如下的社会意义：

对历史的审视和现代性。尽管“陈州笔记”里的小说大多以历史为背景，却有着强烈的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精神体现在故事的荒诞性上。《壮丁》里那个名叫袁二狗的壮丁，在战场上与那个头颅没有和身体连在一起的大胡子长官的对话；《瘫匪》里的瘫子在抢劫的过程中，在幻想中自己真的站了起来。这些情节看上去十分荒诞，却体现了现代艺术的一种精神实质，看似不动声色，却是内心世界的无限张扬。由于作者用现实的眼光来展示人类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了对历史审视的目的。

深厚的文化内涵。“陈州笔记”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几乎包裹了我们生活里所有的文化母体。这些，只有细读“陈州笔记”，你才能慢慢体会，有些时候你只能意会。

人格力量的显示。在“陈州笔记”里，处处显示着让人信服的人格力量。《天职》里的何伏山出于医生的职责为一个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治好了病，而后他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亲手杀死了他；日本军医宁愿用手枪打死何伏山也不愿意用手术刀活活解剖何伏山。这种人道主义与主观的对立，确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展现。在《泥兴荷花壶》里，民间艺人陈三关为挑选一件稀世珍品，可以不顾一切，可是在那件珍品被挑出来之后，当他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段祺瑞的时候，他施计让段祺瑞自己用枪把壶打穿了。还有《捉鳖大王》里的刘二，《狼狗》里面的陈二少，等等。在众多的小说中，这些对人格力量和人性的探视，使得“陈州笔记”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对社会的批判。“陈州笔记”对人性的审视，对民族的匪性、不劳而获的心态，对来自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对民众造成的危害，对渗透我们民族骨髓的权力意识的厌恶，无不深藏在不同的故事背后，让人触目惊心。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尽管“陈州笔记”的叙事风格明显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叙事学,但我却把“陈州笔记”称为新笔记体小说。之所以称为新笔记体小说,是因为“陈州笔记”与我们以往看到的笔记体小说有着许多的差别,“陈州笔记”独有的艺术特色,是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的丰富和完善。孙方友深刻地领会、继承和拓宽了中国传统笔记文学的叙事风格。

对民间传说的修正。当然,“陈州笔记”对民间传说的修正是文学意义上的。流传在乡间的传说通过文学的手段得到升华,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使其更为广泛地流传,这是一种创造。

二、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

语言的一石三鸟,当然指的是句子的构成,是指叙事语言的丰富性,既是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的载体,又包含着深刻的寓意。而就“陈州笔记”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可以归纳如下两个意思相近又相互渗透的层面:

准确性:由叙事语言的精和短构成;节奏感:叙事语言对古汉语字、词的运用,构成了仿佛溪水一样流动的节奏感;趣味性:叙事语言的趣味性则是来自对民间语言的吸收和运用。以上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则是语言的写实能力、对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叙事语言的丰富性。可以这样说,“陈州笔记”里的叙事语言达到了入木三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石三鸟的叙事语言体现了汉字特有的能量。

当然,“陈州笔记”里的叙事风格还有另外的方面。比如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等等。总而言之,“陈州笔记”是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陈州笔记”系列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雅盗·神偷》写的是陈州奇士,《仙乐·青灯》写的是陈州奇女,《墨庄·花船》写的是陈州百行,《蚊刑·媚药》写的是陈州怪事,《鬼屁·穷相》写的是陈州市人,《花杀·狩猎》写的是陈州名流,《刀笔·绝响》写的是陈州传奇,《血灯·追魂》写的是陈州英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州笔记”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部人文意义上的百科全书。

孙方友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陈州笔记”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收在这里的三百二十余篇笔记小说，包括了到目前为止“陈州笔记”的全部篇章，孙方友为此而倾注了二十年的心血。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意义上的陈州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也因为这个家园而赢得了读者。“陈州笔记”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广泛的。而陈州，也因“陈州笔记”，在现实中成了一个文化传播的符号，这使历史中的陈州不再单单是地理学上的陈州，而是文化意义上的陈州，是精神层面的陈州。

“陈州笔记”确实成了认识和了解中原历史与文化的一把钥匙，你无法估量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播有多么深远和持久。在未来的时间里，“陈州笔记”将越来越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墨白

2007年1月28日

目 录

蚊刑	001
无辜	004
血祭	007
赛酒	012
旗袍	015
鬼像	019
乌柏	022
征联	024
奸细	026
图腾	028
墓谜	031
魂炸	034
宝珠	037
教魂	040
贪兽	043
贼船	046
戏楼	049
举人坟	052
龙泉剑	055
汤与馍	059
越王剑	062
接喜神	066
八斗瓜	068

附录

附录一 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

黑店	071
陈州学潮	075
龙马负图	079
陈州龙舟	083
恶娶良女	087
媚药	091
当印	094
双哭灵	098
美人展	102
荒劫	105
生脉散	108
神断	112
奇破	117
奇诊	120
奇药	125
银元	129
宝簪	132
意外	136
奴仆	138
倭瓜与元宝	140
王秋芬	142

附录

孙方友中篇小说目录索引 145

蚊刑

陈州城四周皆湖，万余亩，水天一色，素有“水城”之誉。湖内蒲草丛丛，荷花片片，因而夏日多蚊虫。傍晚时分，那蚊虫便密匝匝飞出，团团而来，团团而去，云集之处，铺天盖地，“嗡嗡”之声，能传百步之遥。

此地蚊虫，针长翅大；肚明腿花，为花脚蚊子，咬人贼轻，过后则又肿又硬，奇痒难忍，素有“飞蛇”之称。

每到夏日傍晚，陈州城内外便火艾熏天。外埠人进陈州，必得先经得起火艾熏，要不，你就无法待下去。洗澡要带火艾，一手举着在头上绕圈儿，一手搓灰洗身，稍慢一时，蚊虫便黑压压落满前胸后背，搭手一拍，鲜血满掌。晚间大解，更需火艾，一手提裤脱裤，一手拿火艾身前身后甩。若不然，落下黑麻麻一层，屁股当即要“肥”一圈儿。更可怕的是叮了人的要害。那玩意儿最怕叮，肿得透明，屙尿也要滴湿鞋。据传当年包公下陈州就曾受过此苦。好在人们不愿朝清官身上泼黑，于是未见诸文字，只是口传而已。

因而，此地火艾有价钱。

先前的时候，陈州一直为府，不知何朝何代降为县。首任知县姓贾，至于叫贾什么，已无从考究。此人为人刁毒，搜刮民财，不择手段，人送外号“花脚蚊子”。每到夏日，他必做火艾生意，而且还定了“土政策”：不准外埠或本地客商在此出售火艾。独门生意好做，因此他年年必发火艾财。

火艾生意，扎本小，获利大，商人和四周村民见钱眼开，便偷做。每抓到偷售火艾者，贾知县就用蚊刑惩罚之。

蚊刑，顾名思义，就是用蚊子叮。让人把罪犯衣服扒光，然后缚了，划船送到河心，看守守在四旁，坐在吊了帐子的船上。受刑者如若天明五更身亡，罪有应得；如若命大不死，当场放生。可大多受蚊刑者，皆撑不到黎明，便浑身浮肿，一命呜呼。

有时候，贾知县也用此刑法严惩土匪和惯偷。偷偷倒卖火艾的商人和村民虽然对贾某奈何不得，但土匪们却不是好惹的。土匪们扬言，若有一天活捉贾知县，一定要为弟兄们雪耻。

这一年七月，一队土匪夜袭县城，果真绑走了贾知县。到了一处，众匪推出贾知县。匪首望了望一县之长，冷笑一声，当即命令，用蚊刑。

几个匪徒应声把贾知县的衣服扒了个精光，知县又白又胖，如同刚褪净的肥猪。一匪徒照腓一掌，脆响。众匪大乐，细看父母官，仍气宇轩昂，不屑一顾。匪首大怒，高喝：“上刑！”众匪应声而动，把知县缚了，搁到船板上，送到湖中。

时处盛夏，蚊虫极多。月光下，众匪坐在吊了帐子的大船上，喝酒吃肉，笑看贪官命丧九泉。那贾知县身上早已落满了蚊虫，里三层外三层，如蜂房一般。一时间，知县又肥了许多，像陡然下了一场黑雪，父母官被埋进了“雪堆”里……

那知县如死了般一动不动，直到天明。众匪以为知县已亡，给他松了绳索。没想他突起，虽然眼肿脸胖，竟没死。众匪惊诧，问：“你怎么没死？”

知县笑道：“蚊子，懒虫也，吃饱喝足便是睡觉！吾一夜如眠，怕的

就是惊动它们。这样一来,后边的蚊子过不来,趴在身上的已喝饱,是它们保全了我!说出道理来怕你们不懂,这就叫逆来顺受!”

“胡扯!”匪首怒吼,“我们兄弟为何被叮死了?”

“这就怪他们自己了!蚊刑中有明文规定:天明不死者放生。可他们耐不住,来一批蚊子刚喝饱,他们便摇头晃身,把它们赶跑了,于是又来了一批!一夜之间,赶跑一批又来一批,赶跑一批又来一批……如此循环,那血哪有不被喝干之理呢?”

众匪惊叹。

匪首顿悟,当下就放了贾知县。